

幽暗的西林

——管窥中国纳博科夫翻译与研究领域的一点偏颇

文导微

摘要 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不断得到关注,今天,纳博科夫多数作品已译成汉语,纳博科夫研究也如火如荼。但同时,在当代中国的纳博科夫翻译与研究领域,都存在一定程度“英肥俄瘦”的偏颇。纳博科夫的俄语作品在译成汉语之时未能尽得准确解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罗斯侨民对纳博科夫的评论未得中国研究者充分重视。纳博科夫的俄语作家形象至今仍然暗淡不清。

关键词 纳博科夫 西林 文字游戏 俄罗斯性与非俄罗斯性

DOI:10.16238/j.cnki.rla.2020.01.013

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Набоков, 1899—1977)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不断得到关注,今天,纳博科夫多数作品已译成汉语,纳博科夫研究也如火如荼。但同时,在当代中国的纳博科夫翻译与研究领域,都存在一定程度“英肥俄瘦”的偏颇。

翻译方面,纳博科夫最早是因其成熟期的英语小说为多数中国读者所知,其英语作家形象便先入为主,且长期占主要位置;近年大量出版的纳博科夫系列俄语作品的汉译本,有时未能准确转译出其俄语原作的编码,致使原作的俄罗斯元素以及包括文字游戏在内的语言艺术等在转译过程中遭到流损、纳博科夫俄语作品的风采无法充分展现;此外,某些俄语作品甚至还被包裹在“英语文学”的外衣之下^①推广。研究方面,目前中国纳博科夫研究的主力军还是非俄罗斯文学学者,他们对纳博科夫英语作品的研究更充分,他们也更熟悉欧美的纳博科夫学且对此引介更多;而“奠定了当代纳博科夫学的基础”^②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

罗斯侨民对纳博科夫—西林^②的评论,至今未得足够重视,可给纳博科夫多以西林为笔名的俄语作品最早关注与诸多中肯评论的、曾近距离素描过纳博科夫俄语作家面貌的,恰恰是那些与他同时代的俄罗斯侨民批评家和作家。上述几种现象似乎形成这样的现状:在今天的中国,较其丰满、光亮的英语作家形象,纳博科夫的俄语作家形象却还枯瘦、暗淡。

本文试从中国纳博科夫翻译与研究领域现有的不足中各取一点,希望能通过展现纳博科夫俄语作品汉译本中流失的文字游戏、通过展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罗斯侨民对西林的评论,以点带面,引起学界给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时期更多关注与思考。

^①《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2018)的腰封上,一句“这些短篇小说是英语文学的奇迹”被选为宣传语,普通读者可能不会想到,这些所谓“英语文学的奇迹”的绝大多数,其实是由俄语写成的。

^②西林是纳博科夫20世纪20—40年代常用的笔名。纳博科夫早期俄语作品集的封面署名有“В. Сиринь(符·西林)”或“Сирин(西林)”的写法。

在作为大学教材的张建华、余一中、任光宣所编的《俄罗斯文学选集》里,收有纳博科夫的一个俄语短篇小说,其标题源于文中的谐音游戏。在去年出版的《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下文简称《短篇全集》)里,此文标题译为“菠菜”,而文中相应处却译作“疼痛”。这种处理没有译出作者的点睛之笔,没有展现作者“大胆的声音游戏”——纳博科夫的“首要特征”之一。^{[2](263)}

《短篇全集》转译自英译本,英译本本篇题为“Orache”^①,在这篇小说里,少年从同学处看到讽刺杂志上关于父亲决斗的漫画和打油诗,于是心神不宁,在黑板上默写时弄错了一句诗。他一分神,最后一个词“orache(滨藜,榆钱菠菜)”便散成了“or(或)ache(疼痛)”:

...uzkoyu mezhoy
Poroshey kashkoy... ili bedoy^②...

(... along a narrow margin overgrown
with clover... or ache...)^{[3](327)}

显然,汉译本用“菠菜”和“疼痛”来对应“orache”与“or ache”并不恰当,因为“菠菜”与“疼痛”的字形毫不相似^③,译者只译了词的意思,未译出词的艺术,斩断了题目与正文的连线。较诸“菠菜”,田晓菲“藤条”和“疼痛”^{[4](49)}的译法要精致些,因为译者毕竟挑选了一组在某方面有些近似的汉语词。不过,“藤条”或“菠菜”的译法都存在一个问题:它们与“滨藜”是不同的意象,无法传递滨藜携带的那几分俄罗斯风情——在俄罗斯的田埂和餐桌上,在俄罗斯的谚语、民歌、流行歌曲和文学作品中,都能看见滨藜的身影,原作的“滨藜”本带有一定的文化联想意义。

不管译成“菠菜”还是“藤条”都不够

理想,因为其间流损的,是作品的语言艺术和俄罗斯元素,但俄罗斯元素对每种俄罗斯作品来说都很重要,而语言艺术对文学作品特别是对纳博科夫这位语言大师的文学作品来说尤其重要。

二

纳博科夫对语言天生敏感,他儿时就能感知字母的颜色、图像、质地、声音,长大后,他也着意滋养这种天赋,他曾每晚研读四卷本《达里词典》,并“记下那些让我特别开心的单词短语”。^{[2](221)}他对语言的敏感和兴趣后来也体现在作品中。在他的作品中,一个词语、一个字母,都有可能成为作品的角色,而非只是构成句子、承载意义的工具,如霍达谢维奇(Владислав Фелицианович Ходасевич)所说,西林的“作品中不仅住满人物,而且住满不计其数的手法……它们建设着作品的世界,而自身也是作品无法撇开的重要人物”。^{[1](222)}

不过,当我们谈起作为纳博科夫作品手法之一的语言艺术,当我们开始回顾他作品中的词语、字母,我们或许会最先想到《洛丽塔》开篇那段语词在舌尖上的舞蹈,想到类似“维维安·达克布鲁姆”(Vivian Darkbloom)的离合字游戏,——但我们对俄语作品的文字游戏却关注较少,更准确地说,对只能阅读译文的多数中国读者而言,如果没有等值的翻译或追加的脚注,他们也无法注意更多。例如:

又一个迷人的词: *裂壳*……撕裂,逼近……雷霆撕裂天空,沉云逼近终结。^{[5](393-394)}
(汉译)

① 俄语原作为“Лебеда”。

② 诗句出自俄罗斯诗人阿·迈科夫的《庄稼地》。此处“ili bedoy(или бедой)”是主人公对原诗“и лебедой”的误写。

③ 英译本中是“默写”,因此主要要求形似;俄语原作中是“听写”,因此首先要求音近。

Another intriguing word, *end*... Rend, impend... Thunder rending the sky, dust clouds of impending doom.^{[3](335)} (英译)

Вот тоже интересное слово: *конец*. Вроде коня и гонца в одном. Облако пыли, ужасная весть.^{[6](342)} (原文)

单看汉语译文,很难发觉这句有什么字面上的文章,甚至还会觉得从“结束”到“撕裂”、“逼近”的思维有点跳跃。但如果看到英译本(受客观因素所限,近年出版的纳博科夫系列俄语作品汉译本都转译自英译本),就一目了然:“结束”、“撕裂”、“逼近”里面都有“end”。可以说,英译者还算漂亮地完成了翻译任务。即便如此,英译还是稍显刻意(因为是外求之),不如原文从“结束(конец)”到“马(конь)”和“信使(гонец)”的联想那样轻松天然(因为是本有之),不如“马”和“尘云”、“信使”和“消息”的照应那样浑然天成、生动逼真。只有看到这些,才能明白纳博科夫眼中的“结束”一词到底多么“有趣”。

类似地,如果只看“在孟买!我的上帝,这地名本身就是音乐。仅仅这一个词,就含义无穷,炸弹一般的阳光,还有鼓声”^{[5](77)},读者可能困惑:为什么“孟买”这地名本身就是音乐?“炸弹”又是从何说起?只有知道“孟买”(Бомбей; Bombay)、“炸弹”(бомбы; bombs)、“鼓(声)”(барабаны; drums)音近^①,而且浊音“б”容易带来爆破音效,才能分享作者游戏文字时感受到的快乐。但在这一例中,到了“鼓(声)”一词,英译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不过,俄语原作本身的语言艺术在译文里遭到折损的情况,在下一例中还有更多:

“你不是个数学家,安东·谢尔盖维奇,”阿尔费奥洛夫唠叨个没完,“但我在那架高秋千上可荡了一辈子了。以前我常对妻子说,如果我是‘夏’,你一定是朵春天的

五叶草花……”^{[7](15)} (汉译)

“You're not a mathematician, Anton Sergeevich,” Alfyorov went on fussily, “but I've been swinging on that trapeze all my life. I once used to say to my wife that if I'm a ‘summer’ you're surely a spring cinquefoil—”^{[8](15-16)} (英译)

—Вы не математик, Антон Сергеевич, — суетливо продолжал Алферов. — А я на числах, как на качелях, всю жизнь прокачался. Бывало, говорил жене: раз я математик, ты мать-и-мачеха...^{[9](56)} (原文)

汉译本的“如果我是‘夏’,你一定是朵春天的五叶草花”这句来得似乎比较突兀;英译本中,“summer”“spring”“cinquefoil”倒是有了语音上的呼应(几个“s”音),但这句话跟上文的衔接并不那么明显;只有回到俄语原文,才会看出这里的设计原本更加顺理成章。根据俄语本,这句话的大意是“如果我是个数学家,你就是朵款冬花”,其中不仅有音韵上的游戏(“математик”“мать”“мачеха”的几个“ма”音),更有“数学家”一词直接继承上文(即段首的“数学家”)、更直观地保持了语篇整体的连贯。除此之外,本段另一句“我在那架高秋千上可荡了一辈子了”的俄语原文里,原本有“数(числах)”通过语义接续上文的“数学家”、又通过语音牵连下文的“秋千(качелях)”,而且,这个句子读起来原本非常好听,它本由三个抑扬格音步(А я/ на чи/слах, как)和三个抑抑扬格音步(на каче/лях, всю жизнь/ прокачался。)组

① 这几句完整的英译文和俄语原文分别是: Bombay? My God! The music of geographical names. That word alone contains something gigantic, bombs of sunlight, drums. (*The Stories of Vladimir Nabokov*, p.661); Бомбей? Господи! Музыка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названия. В одном этом слове есть что-то гигантское, солнечные бомбы, барабаны.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ассказов, С.142)

成,本有诗句般的节奏。可原文这些微妙之处,在英译和汉译中都难见踪影。

三

有时,即使只是一个看起来最普通的小词,也可能透露出纳博科夫大师级的语言感知力。《短篇全集》的《振翅一击》里有一句:“‘行不行啊?’蒙费奥利噘着嘴又说一遍……”^{[5](44)}表面看来,译文并无不妥,可其实里面已经少了一点东西。为什么是“噘着嘴”这个动作?与其说是主人公的情绪使然,不如说是源于作者对词语胜于常人的觉知、源于作者写下一个词时瞬间迸发的灵感,——因为“行不行啊”这里对应的俄语原文是“Можно?”一词^①,发“мо”音的时候,双唇恰好是由小而大逐渐往前撮的(所以译成“行不”即可)。纳博科夫要求他的学生重视文学作品的细节,教他们“用眼睛看,用耳朵听”^{[10](4)},根据这个,我们有理由推测,在这里,纳博科夫很可能曾有意让读者去看(甚至去模仿)撮起双唇的具体动作,即使“有的读者会认为这类唤起感官印象的东西不过是小意思,有什么值得停下来加以称道的呢。然而文学就是由这样的小意思构成的。”^{[10](103)}

正是这些“小意思”,同上文那些字词间的小游戏一样,作为霍达谢维奇所说的“作品无法撇开的重要人物”,拉长、丰富了文学作品纵向的诗性空间,延缓、拖慢了其横向的叙事节奏,参与了作品整体诗性风格的构建。只有当我们看到这些细小的东西,才能稍稍超越平常感觉的边界,才能慢慢接近纳博科夫新鲜的诗性世界。

此外,字词有时还直指作品主题。《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之“纳博科夫”一章的作者列杰尼奥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Леденев)发现,在短篇小说《柏林向导》中,具有回文结构的“Отто”一词与该段文字中多次使用的带“то”和“от”

的词,其实都在照应小说的主题即“未来的回忆”,是该主题“可见的外在表现”,它们表明了该小说的总结性意义,即作家创作的目的在于“将普通物体描绘成它们在未来时代的柔和镜像”。^{[11](431)}

然而,那些带“то”和“от”的词,跟上文有些例子一样,在汉语译文中是很难体现的。由于汉语迥异于俄语、英语,由于近年出版的纳博科夫系列俄语作品汉译本都转译自英译本从而又多隔一层,因此,俄语原作中越有趣的字面艺术,在汉语译文中反而越容易失去。译好纳博科夫很难,跟这样一位语言大师角力很难。但我们仍需迎难而上,至少可以用脚注来救场,既然“西林……的每一行文字背后都有巨大的创作活动”^{[11](37)},既然“纳博科夫精致的修辞手法是紧张的‘内在’思考的结果和原因”^{[11](428)},我们应该多少意识到,翻译纳博科夫这样一位文体大师的时候,只照顾到句子层、词组层可能还不够,有时还要考虑词层、甚至音位层和词素层的信息。如果不识破他字里行间的秘密,我们展示的纳博科夫—西林始终是少了一点神采,少了一点光。

四

长期以来,谈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罗斯侨民文化圈对纳博科夫—西林的评论,我们大多将其概括为对纳博科夫作品的“俄罗斯性”“非俄罗斯性”之争,并辅以简单说明。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资料和语言及其他因素的限制,这类结论多转引自西方学者写作或编译的文献,而西方学者有时未给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足够的篇幅与重视,

^①虽然纳博科夫与其子德·纳博科夫共同翻译的英译本此处是“May 19”(*The Stories of Vladimir Nabokov*, p.37),似乎与嘴唇动作没有太多关联,但这也不足为凭,因为灵感的火花在多年之后也可能冷却。纳博科夫后来忘记早先的设计,也是偶有先例的。(详见《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第358页。)

但他们的相关述评却影响了目前为止以非俄罗斯文学学者为主力军的中国纳博科夫研究者。

然而,俄罗斯文学学者理应追问:事实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批优秀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精英具体说了什么?一个“俄罗斯性与非俄罗斯性之争”可否概括?即便单独着眼这一议题,也还有值得细化的地方:具体是什么样的“非俄罗斯性”?它与“俄罗斯性”是否一定泾渭分明?人们是否一味褒扬“俄罗斯性”而贬抑“非俄罗斯性”?向来被贴上反派标签的阿达莫维奇(Георгий Викторович Адамович)的言说是否一无是处?作为其艺术世界核心范畴之一的纳博科夫的细节艺术,是否绝对无可挑剔?

纳博科夫曾说“我喜欢具体细节甚于一般概括”,^{[12](7)}在更多资料面世的今天,纳博科夫研究者理应为以往的简略概括填补更多细节。

五

西林1923年出版的两本诗集让俄侨批评家们看到他对费特、勃洛克、布宁的模仿,1926年的长篇小说《玛申卡》也让他们想到屠格涅夫、契诃夫,至此,尽管不乏“表面化”、“缺少意义”之类的指责,但也仅为只言片语。

而1928年一部德国背景的《王,后,杰克》,使他们开始对西林产生较强烈的陌生感。其中,作家奥索尔金(Михаил Андреевич Осоргин)的评论较有代表性,他认为该小说的人物或曰玩偶不同于俄罗斯传统文学的人物,他们“不会有心、疑惑、道德上的纠结、信仰、诗意、责任感、天真的快乐、不合逻辑的笑、出人意料之举……他们不能成为恶棍,也无法变成圣人,不是思想家,不是求索者”。^{[1](42)}自《王,后,杰克》起,西林小说别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特征便

再难淡出人们的视野。

随后,当1929年至1930年《卢仁的防守》(以下简称《防守》)选登在俄侨界主要的“厚杂志”《当代纪事》,西林开始步入其作家生涯的第一场繁华,也吸引了更多的批评家,阿达莫维奇也因《防守》首读西林,并由此开始了对西林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追踪,成为高举西林之“非俄罗斯性”大旗的主要辩手。

1935年评《斩首之邀》时,阿达莫维奇说“西林入骨的非俄罗斯性一开始就让我颇为犹豫,其实到现在也是”。^{[1](135)}的确,一开始,《防守》就让他感觉陌生,他认为《防守》“是西方的、欧洲的、首先是法国的”,^{[1](56)}他一面表示这是天赋之作,一面强调它吸引人的主要是外表而非内里。接下来,他对《暗探》《荣耀》《暗箱》《绝望》《斩首之邀》《天赋》等的评论模式也大致如前:一面再三表示西林才华横溢、机智创新,一面反复批评西林的作品流于形式(如过于重视结构设计)、浮于表面、华而不实、大而无物,不像传统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他常用“奇怪”来形容西林及其作品。在1931年评《荣耀》时,他称西林即使在俄罗斯文学史留名,也还是“所有俄罗斯作家里最不俄罗斯的一位”。^{[1](92)}

综合阿达莫维奇以及其他人的观点,我们看到,在他们眼中,西林的“非俄罗斯性”大致包涵如下几种特征:一,形式大于内容,外在盖过内在,手法多于思想,缺少深度与教育意义。除坚定的反对派阿达莫维奇、伊万诺夫(Георг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Иванов)、扎伊采夫(Кирилл Иосифович Зайцев)、巴拉克申(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 Балакшин)等人,连很早就看好西林的奥索尔金、斯特卢威(Глеб Петрович Струве)等人也有相似的看法;二,题材非俄罗斯。阿达莫维奇说《防守》可以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法语杂志上,曾视《玛申卡》为侨民界最成功的小说的奥索尔金也认为《王,后,杰克》与俄罗斯人的生活

毫无关系,戏言该天才小说即使以德语出现也毫不违和;此外,肯定西林之“非俄罗斯性”的人们还认为西林的叙事手法非传统,许多方面明显受到西欧作家的影响。

不过,在另一边,也有不少人指出西林与俄罗斯经典作家的关联,他们认为西林诗歌的祖先有普希金、丘特切夫、费特、勃洛克、布宁、迈科夫;《玛申卡》让人想到屠格涅夫、契诃夫、布宁,《王,后,杰克》有布宁的影响,《防守》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有联系,《暗探》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戏剧有果戈理渊源……这些都成为人们证明西林之“俄罗斯性”的一种实据。面对某些异国题材作品如《王,后,杰克》,肯定西林之“俄罗斯性”的批评家发现:小说背景虽为柏林,却是一个熟悉彼得堡、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熟悉布宁的俄罗斯人眼中的柏林。

由上可见,“俄罗斯性”“非俄罗斯性”两种声音的确都存在,不过,是否真像一部英语的纳博科夫研究专著所说:“这个时期俄侨批评家经常争论的是纳博科夫小说中的‘俄国性’问题,对该问题的不同答案就意味着对作家的肯定或否定”?^① 我们觉得,这种划分过于齐整,因为人们给西林不同作品的定性可能截然相反(如上文提到的作家奥索尔金的例子),更何况,那些俄罗斯知识分子不会总局限于非此即彼的思维。

事实上,对西林作品的“非俄罗斯性”,并非所有人都像阿达莫维奇那样一味反感,他们持抱更开放、更超然的态度,他们更宏观地看到,俄罗斯文学传统本身就是丰富多样的,是在变化发展的,也需要源头活水,以使其生生不息。评西林头两部长篇小说时也曾泥足两边的奥索尔金,在评《荣耀》时开始反问“为什么俄罗斯作家一定要是典型的俄罗斯作家”^{[1](94)};而韦德勒(Владими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Вейдле)早在评《防守》时就提醒,俄罗斯文学并非局限于那些人们至今为止归于此类的东西,甚至说“西

林的路正是对所有未来的俄罗斯文学而言唯一可行的路”^{[1](60)};安德烈耶夫(Николай Ефремович Андреев)也肯定西林的创新之路,认为“西林在某种程度上合成了多种俄罗斯文学传统(倾向永恒的、全人类的内容)与西欧的艺术意识(形式至上)。在此意义上西林是尝试找出文学新轨道的当代俄罗斯散文的一位最佳代表”。^{[1](101)} 我们认为,这类见解更积极,意义也更深远。到了一百年之后的今天,“俄罗斯性”“非俄罗斯性”之争已成历史,而纳博科夫却作为独特的文学现象,在俄罗斯与美国的文学史上稳占一席,对我们而言,回望纳博科夫—西林如何穿越一路风雨而矢志不渝,思考他如何融通民族与世界、传统与当代,如何另辟蹊径、开拓创新,也许更有意义。

无论如何,不管是“俄罗斯性”还是“非俄罗斯性”,或是“新俄罗斯性”,每一方都从各自的角度绘出了西林的某些特征。比争论之“争”的事实更值关注的,是争论之“论”的本身。

六

“俄罗斯性与非俄罗斯性”固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侨评论的重要话题,但远非唯一重要话题。“俄罗斯性与非俄罗斯性”的后面,还有一片智慧的大海。

我们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罗斯侨民的笔尖,早已触及纳博科夫作品的双重时空与双重结构、怀旧底色、细节、他的“第二个果戈理”风格、他的艺术观等等至今仍具有热度的多种重要命题,以及某些后来或因逐渐淡化而鲜为人道的特点,例如西林早期作品中的和谐、温暖与柔软。

这些俄罗斯侨民没有被西林作品某些病态、阴暗、悲伤的表相迷惑,他们之中有不

^① 参见刘佳林:《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2页。

少人清楚地看到其间的爱、光和希望。他们明白,尽管西林笔下的内容也许悲伤、恐怖,主题也许苦痛、阴沉,人物也许奇怪、病态,但是,西林的艺术本身却在发光、照亮,能给人快乐与慰藉。只有了解这些,今天的我们才能更加明白,纳博科夫为何一直推崇太阳般的普希金:虽然他们从表面看来颇为不同,但他们的底色终究是一样的。

在这些俄罗斯侨民之中,更有许多听懂西林艺术心声的知音。列兹尼科娃(Нагалья Семеновна Резникова)、皮里斯基(Петр Моисеевич Пильский)、韦德勒、斯特卢威、霍达谢维奇等人也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无论主人公身份为何,西林的真正主题总是创作、文学、艺术本身。霍达谢维奇曾从三个层面论述西林作品的艺术特征:西林的主人公都是戴着各种面具的艺术家;创作是西林许多作品所讲的事(即使表面在讲谋杀的《绝望》实际上也是在讲创作);艺术是西林的终极目的。霍达谢维奇认为西林“主要是形式的艺术家、作家手法的艺术家”。^{[1](222)} 并强调这是开启整个西林的钥匙。我们发现,霍达谢维奇的解读,与纳博科夫教授文学的方法恰好契合——“我试图教给你们为了作品的形式、视角和艺术去读书”。^{[10](337)}

除了从根本上说明艺术对于西林的意义,霍达谢维奇还提醒读者关注西林的细节艺术。不过,在霍达谢维奇之前,西林的细节特色已经从1923年诗集刚发表时就为人察觉,此后,相关评论也频频出现。俄侨批评家们纷纷赞叹西林对外部世界和日常生活的罕见洞察力(敏锐的视觉及惊人的视觉记忆、细微的听觉),认为西林的细节非常成功,它们让这个世界更丰富、新鲜、饱满。斯特卢威还特别提醒人们,西林是“以某种新的方式而绝非是如拍照般实写的方式来描写这些细节”。^{[1](182)} 然而,当众人赞赏着西林的细节,也有人对此有所保留,他们感觉西林有时过于贪婪、生怕错过一点细节,担

心西林成了细枝末节的奴隶,以致难以集中、深入。尽管当时论述未多展开,但仍然值得今日研究者继续思考。不管怎样,关注细节总是合乎纳博科夫本人心意的。纳博科夫认为若是没有了细节,一本书就没有了生命,曾呼吁大家“拥抱全部细节”。^{[10](22)}

而西林的文学论敌阿达莫维奇,也对西林学有过重要贡献。他指出了西林对“第二个果戈理”的继承。他很早就认定果戈理是西林的精神祖先,还强调,西林继承的并非文学教科书讲述的果戈理,而是第二个果戈理,西林继续的是果戈理的非理性路线。要知道,纳博科夫在多年以后跟学生讲授俄罗斯文学之时,也颇为得意地讲了不同于教科书版本的果戈理。纳博科夫对第二个果戈理兴趣浓厚的根源,大抵因为他自身也有类似的特质。阿达莫维奇评《绝望》时写道:“有说法称,俄罗斯文学是从《外套》里出来的,就算是吧。但西林可是从《鼻子》里出来的。”^{[1](122)} 假如暂不计较其中的几分讥讽,那么这种概括大概也算精妙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侨批评家们奉献了许多真知灼见,不胜枚举。虽然纳博科夫不知为何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批评他们言多不中,但我们通过以上实例不难看出,他们对纳博科夫作品的解读,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符合纳博科夫本人的文学观的,他们对纳博科夫艺术风格的观察,其实大多是比较准确的。我们认为,《大家本色:有关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作品的文学世界》的主编梅里尼科夫(Николай Георгиевич Мельников)所言有理:“实际上正是他们勾画了纳博科夫作品研究的根本方法,奠定了当代纳博科夫学的基础,而且率先做出了许多(肯定和否定的)判断与评价,早于英美批评家。”^{[1](7-8)} 可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罗斯侨民对西林的评论,是最早探进西林艺术世界的光,其中许多精彩论点至今仍有启发意义,循着他们的光,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西林的模样。

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自上世纪 80 年代进入中国以来,不断得到关注,短短几十年间,已有不少相关译文、译著、文章、书著,但直到今天,较诸其光耀的英语作家形象,纳博科夫的俄语作家形象却不甚明朗。这种偏颇同我们的翻译与研究现状有直接关联。未能尽显西林俄语作品语言的华光、未能珍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罗斯侨民论西林的智慧之光,只是致使西林形象不明的一点原因。愿以此吹毛求疵、浅陋鄙薄之文抛砖引玉,希望学界给纳博科夫一西林的俄罗斯时期更多关注与思考,以便更全面、更真切地看待这位杰出的双语作家。

参考文献

- [1] Мельников, Николай. Сост. Классик без ретуш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мир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Владимира Набокова[C].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0.
- [2] [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M],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3] Nabokov, Vladimir. *The Stories of Vladimir*

Nabokov[M]. trans. Dmitri Nabokov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author. New York: Vintage, 2008.

- [4]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纳博科夫短篇小说精选[M],于晓丹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 [5]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M],逢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 [6] Набоков, Владимир.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ассказов[M]. СПб.: Азбука, 2013.
- [7]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玛丽[M],王家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 [8] Nabokov, Vladimir. *Mary*[M]. trans. Michael Glenny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author.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70.
- [9] Набоков, Владимир. Русский период.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2[M]. СПб.: «Симпозиум», 2009.
- [10]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M],申慧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
- [11] [俄]谢尔盖·科尔米洛夫主编: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20—90年代主要作家[M],赵丹、段丽君、胡学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12] Nabokov, Vladimir. *Strong Opinions*[M]. New York: Vintage, 1990.

Dark Russian Woods:

Some Imbalance in the Translation and in the Study of Nabokov in China

Wen Daowei

Abstract The Russian-born American writer Vladimir Nabokov has constantly aroused the interest since 1981 when he's introduced to China. Today most of his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the study of him has been carried out with passion. However, there seems to be some imbalance in the translation and in the study. Nabokov's Russian works haven't been well decoded sometimes when being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Russian émigré critics' and writers' comments on him in the 1920s-1930s haven't been valued enough by Chinese scholars. The figure of Nabokov as a Russian writer stays unclear.

Keywords Nabokov, Sirin, wordplay, Russianness and non-Russianness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